

## G 特稿 113

攀登珠峰的目的有很多，为它量“身高”是其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山脚到山顶，都有人付出努力。

对测绘人来说，抵达什么高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为某个高度做测量。

5月27日，海拔6500米，上午11点。珠穆朗玛峰前进营地。

当8名队友登上峰顶的画面传到直播屏幕上时，帐篷里响起一阵欢呼声。

可王伟不敢放松。在此后的150分钟，他几乎一秒不落地盯着手机屏幕，努力捕捉峰顶上人物的每一次操作。

在珠穆朗玛峰见证过的人类攀登行为中，“登顶”本身既不是目的，也不意味着结束的，只有极少数。

王伟参与的这一次，就是如此。

测量觇标在峰顶竖起之前和之后，包括王伟在内的80多位测绘工作者，肩挑手扛着50余台仪器设备，在珠峰不同海拔点和它周边外围区域“比画”了3个多月。

从4月7日进驻珠峰大本营，到6月1日大部分测绘人员撤离珠峰测区，整整55个夜晚。

如果从去年10月第一批测绘人员进入西藏开始勘踏算起，到几天前最后一批队员完成任务，是更多个忙碌的日日夜夜。

时隔15年，中国人又一次给珠峰量了“身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7次。

## 从登山“小白”到7790

5月27日下午，陈刚即将迎来在珠峰测区的第51个夜晚。

海拔7790米，二号营地。狭窄的岩石坡上，陈刚拉开帐篷拉链，仰头望向峰顶方向。

外面的风雪漫卷呼号，除了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可他依然隔一会儿就重复一次开拉链、关拉链的动作，“就是心里惦记”。

当天凌晨两点，按计划，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从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开始冲顶。在他们身后，每级营地上都有队友随时准备接应。陈刚是离他们最近的队员之一。

王伟和48岁的陈刚是此前公布的12人冲顶名单中，“唯二”非专业登山人员。他们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以下简称“国测一大队”），测绘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时至今日，受珠峰峰顶自然气候影响，测量型无人机或机器人还无法在那里准确作业。要想测量珠峰高度，就必须有人登上峰顶。

此前我国6次珠峰高程测量，登顶工作都由登山队员完成，这一次，测绘工作者希望亲手插上觇标。

去年4月，自然资源部组织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单位，开始编制珠峰高程测量技术设计书和实施方案。今年1月中旬，陈刚、王伟和另外8名被挑选出的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到北京的登山训练基地开始接受训练。

在此之前，28岁的王伟从未到过西藏，他甚至没有攀爬过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

体能训练，学习登山技巧，学习登山装备使用，在下雪时熟悉雪上攀登环境……一向身体很好的王伟觉得，“登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直到4月7日抵达位于海拔5200米的珠峰

西绒交会测量点的队员在前往点位途中。受访者的供图

大本营，这个陕西小伙子才真切意识到，在高海拔地区，所有的“简单”都变得“不简单”。

缺氧和寒冷快速消耗着人的体力。从珠峰大本营再往上，每走一段，王伟和陈刚就要停下来喘上几口气，然后忽视身体持续发出的“坐下休息”指令，接着往前走。

接电话成了有难度的事。“手机一直响着，我就是不想伸手去拿”，王伟觉得，在珠峰的每一刻，疲惫感都如影随形。

受天气影响，从5月6日起，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先后3次冲顶，直至5月27日登顶成功。每一次攀登和下撤都是对队员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挑战。

从海拔6600米到7028米，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左右，竖着一堵高差400多米、坡度几近垂直的冰墙。这是著名的北坳冰壁——珠峰北坡攀登路线上的第一个天险。

穿着冰爪，拉着上升器，系着攀登绳……“挂”在冰壁中间，王伟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了。每往上迈一步，他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

几次往返，他找到了分配体力的方法，身体也有了一定的惯性：数三下，前进一步，再数三下，再前进一步……

7790米，是登山“小白”王伟最终抵达的高度。

自2009年以来，因工作需要，陈刚每年至少会去一次珠峰测区。此次攀登珠峰，他还4次上北坳冰壁。

即便如此，与登顶队员一起回撤时，从冰墙

起使用重力仪时，王伟曾告诉过他当时调度盘使用的参考值，“可重力仪从没到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

往左，又往右，再往左，再往右……慢慢地，屏幕上袁复栋的动作变得果断起来，王伟知道，他摸索到准确的参考值了。

下撤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后，袁复栋告诉王伟，在峰顶，重山队数次往返，所有数据都力仪测到的实际

反复测量了很多次。唯有顶峰的测量机会只有一次，这让那里的数据尤其宝贵。

回到大本营，直到大体确定测量结果有效且完整后，王

向导告诉他们，当地人都没去过那个地方。

一路上，经过东绒冰川融化冲击形成的河沟，沟壑里到处是散乱巨石；接着横穿中绒布冰川，冒险走遍随处可见可能化水、扩大的冰湖、冰缝；再穿过冰塔林，翻过又一条河沟，眼前出现一条山谷，交会测量点就在山谷的另一边。

山谷两边全是倾斜超过60度的山体，随时可能有石头掉下，如果是小石头，登山服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如果掉下的是大石头，就可能丧命。

后来，有工人给程璐他们送物资，走到山谷时，因为太害怕，转身就回去了。

4月16日，程璐和薛强第二次出发，终于到达西绒交会测量点。此后3天时间里，他们与其他点位上的测量人员完成了跨河高程传递，GNSS观测等任务。

5月19日，登顶组队员第二次冲顶，两人再次来到点位做测量准备。这一次，他们一直待到了5月29日。

从二本营到测量点，无法大量携带生活用水。在点位停留期间，每逢下雪，程璐都恨不能把水桶里的雪堆到冒尖儿。

因为不知道还要待多久，也不知道下一次下雪是什么时候，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储备水源。

下雪并不都是好事。西绒交会测量点唯一能搭帐篷的地方

是一片洼地，有一次雪后由于没有及时清理，雪化成水，

把程璐和薛强的行李、睡垫都浸湿了。

在后方送来干睡垫之前那两天，他们只能

在潮湿的垫子上过夜。

5月20日，测量

训练了两个多月，王伟和陈刚与站上地球之巅失之交臂。

处于不同的接应营地待命，他们没有时间遗憾。虽然想

象不出峰顶的环境，但此前在高海拔地区进行测量

的经历让他们能想象到，在不到20平方

米的峰顶工作有多

难。

5月20日，测量

训练了两个多月，王伟和陈刚与站上地球之巅失之交臂。

处于不同的接应营地待命，他们没有时间遗憾。虽然想

象不出峰顶的环境，但此前在高海拔地区进行测量

的经历让他们能想象到，在不到20平方

米的峰顶工作有多

难。